

MING REN
WEN XUE
ZHUAN JI

名人文学传记

全苏老总管

QUAN SU LAO ZONG GUAN

弗·乌斯片斯基 著

唐修哲 译
孙润玉

安徽文艺出版社

Успенский В.Д.

Всесоюзный староста.

Повесть о Михаиле Калипине.

Изд. 2-е, испр.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9.

根据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79年第二版(修订本)翻译

全 苏 老 总 管

[苏]弗·乌斯片斯基 著

唐修哲 孙润玉 译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270,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统一书号: 10378·78 定价: 2.00元

作 者 的 话

早就有人说过，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部书。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的一生是如此丰富多采，他的活动又如此广泛而重要，因此完全可以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诗等各种不同的体裁写出一系列作品来。

加里宁的一生是令人赞叹的一生！他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的斗争、他从事的地下活动，以及他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的紧张劳动，这一切都应该用文字表达出来。然而一本书的容量有限，要包罗万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选择了加里宁一生中的一个不长的阶段。在革命年代和国内战争的岁月里，加里宁已充分表现出一位列宁近卫军的久经考验的战士、一位睿智和有远见的国务活动家的形象。所以，选择从“阿芙乐尔”一声炮响到远东发出胜利的枪声这一段时间便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了。

本书到此结束。然而，矛盾的两种感觉油然而生：高兴的是，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遗憾的是，从此便要 and 书中已经非常熟悉的主人翁们告别了。

可是，说实在的，我为什么要和他们告别呢？难道不能把已经开始了的继续下去，描写一下加里宁和他的亲友们后来的生活吗？！

目前我还难以想像，这个续篇将会是怎样的。要写下去需要考虑、斟酌和继续研究资料。我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写成这本新书，但继续写下去的念头现在使我难以平静。

从何着手呢？也许应该从那个悲痛的日子开始。党和人民蒙受了无可弥补的损失，伟大列宁与世长辞。加里宁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将列宁逝世的噩耗通告全俄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当时他说：“我想，我们面临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保卫住十月革命的伟大创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率领我们赢得的成果。”

加里宁的话就是誓言。

随后是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以及同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斗争。后两人在革命前夕曾经反对过武装起义，现在又说什么西方国家处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时，在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成仅仅是后退，认为苏联的国有工业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

季诺维也夫是北方首都的党组织负责人，这就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他和他的追随者不承认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积极进行宣传鼓动，表示对中央委员会的不信任。

一批中央委员来到列宁格勒（当时彼得格勒刚改名为列宁格勒），加里宁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企业里和党员们在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到过普梯洛夫工厂、制管厂、五金厂和奥布霍夫工厂，会见了老朋友和青年工人。他和大家争论过，并用事实说服了大家。

他后来在彼得格勒区代表会议上总结这段耐心细致的工作时说：

“中央委员会不顾地方组织的上层领导，以及整个机构的反对，直接和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员接触，使自己同整个机构和列宁格勒的上层领导相对立……这是很大胆的经验，它的特点在于：我们毫不吝惜地撤掉了这些领导人的职务，结果百分之九十八的无产阶级群众投了我们的票……”

“新反对派”被彻底粉碎了。

加里宁时刻牢记着列宁的话：“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当开始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时，这一点就显得更加突出。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成了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考虑到一千二百万工人和农民既不能读，又不会写，那么对这件事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加里宁的大量任务中又加上了一项新内容——他领导了扫盲协会，这个组织联合了国民教育的积极分子。从地方上的经验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新的工作形式——扫盲。仅仅在农村就建立了约一万一千个扫盲站，在那里进行了分组学习。此外，还有许多有文化的军人个别教农民

识字，名副其实地把文化知识送进每一户人家。

和过去一样，在首都的工作和大量的出外巡视交替进行着。他到过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外高加索和第聂伯水电站……全面地了解人民的生活。

无疑，我要把这样一个情节写进新书里：有个夏天，加里宁到故乡休息。他决定修理一下簸谷机。邻居们都来了，有的前来瞧瞧，有的给他出主意。突然响起了清脆的铃声，一辆华丽的三驾马车停到了他的门前。从马车里跳出了谢尔盖·叶赛宁和他的同伴——约翰·里德的朋友美国作家艾伯特·威廉斯。

这一天他们认真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加里宁对诗人说，天赋首先出自对人民的责任感，天赋应该用来为建设新生活而斗争。成天坐在咖啡馆里，把农民古老的生活理想化是不可能做到上述这一点的。

我也要写一写上特罗伊查是如何在加里宁的帮助下成立集体农庄的。加里宁第一个加入了集体农庄并和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起讨论工作计划。他在世时一直是这个农庄的庄员，当他休假日在农庄的田里干活时，农庄也给他记了工分。

他非常了解农村的情况，经常警告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不要仓促行事，不要搞行政命令，不要搞过火行为。当时在上特罗伊查，有人甚至想把母鸡收归公有。而在一系列地区，不是用三到四年的时间，而是在一年之内就匆匆忙忙地完成集体化。结果不得不化很大的力气来纠正错误和缺点。

加里宁经常想起那个“未来的文件夹”，回忆起和列宁进行的关于国家何时能给农民提供十万台拖拉机的谈话。

这样的时刻来到了，拖拉机的数量要比设想的多得多。国产的大功率拖拉机犁掉了田界，把小块土地变成了农业合作社一望无垠的耕地。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是加里宁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选举加里宁为我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加里宁在这个崇高的职位上度过了困难的战前年代和战时的荒乱年代。在这一时期他特别注意党员和非党人士的思想锻炼。一九四〇年十月他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说：

“同志们，历史赋予我们一项重要而又光荣的任务——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为此，我们应该用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来教育全体苏联劳动人民。”

战争开始时，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配了任务，要他们新的条件下分头领导好各方面的工作。加里宁接受了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

当我在小说中描述这一严峻时期的事件时，我当然要介绍一下加里宁在中央刊物上发表过的那些文章。当时加里宁对列宁格勒的形势感到非常不安，他给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觉得必须仔细地考虑好冬季向列宁格勒提供供给品的可能的途径和办法，诸如

利用兽力车、汽车和飞机等……”加里宁的这项建议被接纳了。

还要写一写加里宁到作战部队和战士们及前线鼓动员们谈话的情况。要谈谈他如何给优秀的军人授奖，对每个人都能找到几句暖人肺腑的话。

不，一本书也许还容纳不下这一切。这些事件实在太多、太重要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当他身患重病的时候最后一次来到青年时期战斗过的地方，把列宁勋章授给了革命的城市——英勇的列宁格勒。随后，他乘车驶过了熟悉的街道，驶过自己所珍爱的地方，看到了莫尔杜海—博尔托夫斯基将军一家住过的房子、前市杜马的大楼和第一次干活的军工厂。他来到现在改名为基洛夫工厂的普梯洛夫工厂，用手摸着自己开过的车床，回忆起在这里度过的峥嵘岁月。

他完全有权说，他的一生没有白白度过，他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最伟大的事业——为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他离开了人世。

当你想到加里宁的时候，不由地会想起我国的国徽，上面的镰刀和锤子象征着工人和农民牢不可破的联盟。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具备了劳动人民的最优秀品质，在他的身上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神圣的联盟！

目 录

作者的话.....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46
第 三 章.....	84
第 四 章.....	121
第 五 章.....	160
第 六 章.....	210
第 七 章.....	246
第 八 章.....	283
第 九 章.....	313
第 十 章.....	343
第十一章.....	377
第十二章.....	405
第十三章.....	425
译后记.....	458

第一章

1

不，在列斯诺夫区杜马召开会议的建议是他提出的，他认为这并没有错，尽管内心感到非常不安，但却毫不后悔。生活中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啊！非法集会、被捕、受审……他始终没有失去过平静。然而，那时要简单些，他只要对自己一个人负责。现在却涉及到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内的三十五位党的领导人的命运。何况目前形势已经紧张到白热化的程度，决定性的时刻正在一天天迫近。

政府感到了威胁，已经警惕起来。城里布满了密探，哥萨克骑兵在街上来回疾驰。每一步都会遇到危险。尽管如此，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仍然认为自己做得对。昨天傍晚绍特曼来找过他。那是一个循规蹈矩、谨慎小心的人，他对列宁交给的任务从来都不打折扣。绍特曼说，列宁想找一个地方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武

装起义问题。彼得堡党委会、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州委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军事组织以及工厂和工会的同志们都要派代表参加。

在列斯诺夫杜马召开这样的会议是非常合适的。它远离市中心，孤零零地坐落在一个人迹稀少的僻静地方。区管理委员会主席——杜马的全权主人又正是加里宁本人。

早晨，他在接见来访者之前同女秘书卡佳·阿列克谢耶娃谈过这件事。加里宁在艾瓦兹工厂就了解这位可爱的女布尔什维克，他很赞赏她的谦虚、敏捷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只要告诉她需要干什么，她就会把一切都考虑到，任何细节也不会放过。

“卡佳，应该让职员，尤其是社会革命党人先下班。六点钟以前必须全部离开这里。”

“有些人坐着不走怎么办？”

“要做说服工作，”加里宁微微一笑。“要温和地、有礼貌地说服他们。”

“然后呢？”

“到门口去迎接同志们。人来齐后，请您在房子周围转转。但是要穿得暖和些，天气可不怎么好。”

“有人警卫吗？”

“由叶夫谢耶夫和水兵负责。”

“他是个可靠的人，”阿列克谢耶娃高兴地说。“在哪个房间里开会？”

“在这儿就行。”

“最好在文教组，那里窗帘遮得很严实，一点缝也没

有。”

“卡佳，就这样讲定了，请您亲自检查一下。现在……我们先接见谁？”

“土地丈量员。”

“请吧。”

瘦长的土地丈量员快步走了进来。他把彼得格勒列斯诺夫区的详细平面图在桌上摊了出来，怒气冲冲地谈起至今还没有能同市杜马就该区的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从图纸上看起来非常漂亮，但实际上区界把私人的领地分割了，领地的主人对此很有意见。在这个角落，房屋被切成两半。拱门的这边属一个区，拱门的那边又属于另一个区。

“是伤脑筋，”加里宁同意说。“但可以纠正，何必动气呢？”

“怎么能不生气？！”土地丈量员困惑地耸了耸肩膀。“形式上划了界，实际上不合理，又查不到该由谁负责。请您就这个问题同市长施赖德尔先生研究研究。”

“同施赖德尔公民，”加里宁纠正道。“施赖德尔是社会革命党人，他自诩是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战士，可您却称他为‘先生’。”

“他自认是怎样的人与我无关，我需要的是划清区界。”

“十一月一日以前一定办妥，”加里宁说。

土地丈量员象来时一样匆匆地消失了。加里宁只来得及在他身后说了句“再见”，他很欣赏这种埋头于事业的实干家。

卡佳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

“亚罗波利采夫中校来了，他要求谒……怎么说的？
谒……”

“是谒见吗？”

“是的。”

加里宁想：“他干吗恰恰在今天，在将要召开这样重要会议的时候出现？不，不，这个访问同会议没有关系。如果当局嗅到了什么气味，他们会派密探来的。而亚罗波利采夫是个战斗指挥官……”

“请原谅，没有预先通知，”中校面带微笑地走了进来。“不速之客比鞑靼人还坏，但这是形势所迫。”

“别这么说，任何时候都很高兴见到您，我们的英勇战士的代表！”加里宁站起身来迎了上去。

“在后方有什么英勇可言？文件加演说，弄不好就要变成官僚。”

“您是不会变的。”加里宁打量了他一下，暗自思忖道：“瞧他那副军人姿态，不论他以什么身份出现，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军人……”

中校表现得很自信。他穿着一套做工精细的新军装，皮带把军上衣束得紧紧的。二月份以来，许多军官已经销声匿迹，尽量不抛头露面，怕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个军官似乎在故意显示自己：瞧，我既是军官，又是贵族。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

“有何贵干？”加里宁问。

“我们那里乱七八糟。一个月以前，同管理委员会就

修理营房问题达成了协议。从工厂派来了工人，他们卸下了浴室里的管子，拆掉了二楼的炉子，把它们整整齐齐地堆在一起，随后……就无影无踪了。结果浴室不能使用，营房里没有暖气。大伙在挨冻，诊疗所里挤满了人。宣传员说，这是临时政府的过错。可是我认为，事情要简单得多，只要您对工人们施加点影响就行了。”

“可你们有整整一团人，有的是劳力。”

“我们连一个钳工也没有。你们的一位领袖说过，士兵是穿上军装的昨天的农民，除了犁地，他们什么技术也不懂。”

“不是有从工厂动员来参军的彼得格勒人吗？”

“有几个。不过他们很忙。他们成天忙着开大会、小会，还要通过决议。”中校的声调听上去既生硬而又带点嘲讽的味道。“他们还在搞革命，从春天开始就没有停止过。”

“难道革命已经到头了？”

“照我看，早到了。沙皇已被推翻。他们得到了那么多自由，简直多得不知该如何支配是好了。在群众大会上嗓子都喊破了，该干点正经事了。”

“中校，我不完全理解您的意思。据我所知，您本人曾反对过专制制度，团委员会信任您。”

“我不否认。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专制制度已经过时，成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不过现在这个障碍已经被清除掉了。”

“是人民清除的。”

“沙皇不是被抽象的人民，而是被具体的人逮捕的。”

“人民为此打下了基础。关键在于总的形势，而不是具体的执行者。”

“可能是这样，”亚罗波利采夫回避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沙皇没有了，障碍已经清除，还需要什么呢？”

“需要的东西还很多。”

“请告诉我，需要什么？”

“农民需要土地，工人需要工厂，所有的人都需要和平。大家对长期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已经感到厌倦。”

“只有竭尽全力争取胜利，才能光荣而又胜利地结束战争。”

“我们向来反对战争，甚至准备今天就结束它。”

“您说的‘我们’是指谁？”

“布尔什维克。”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啊！幸运的是，这并不取决于你们。三年来，残废和逃兵们在后方一步一步地攫取政权，而俄国的优秀分子却在同德国人搏斗，为未来献出自己的生命。”

“为了什么未来？”加里宁扶了扶眼镜，感兴趣地问道。

“为了祖国的强盛。人们为此不惜献出生命。战士们的热血已流了整整三年。而现在，当德国在我们盟国的包围圈里喘不过气来，胜利已经临近的时候，你们却建议化

剑为犁。俄国的光荣和荣誉对你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你们是政治家，是讲实际的人。你们应该懂得，德国作为战败国要向我们赔偿损失。国家将会得到大量的金钱和领土。”

“人们对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他们需要和平。”

“哪些人？是贵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开大会和游行的工人？反对党需要的不是和平，而是能够拉到更多选票的时髦的口号。人民期待胜利，可你们却害怕胜利。因为胜利会使现政府的地位得到巩固，使反对党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我参加过一些群众集会，专门去听过演讲，最后得到了这样的启示：有多少个政党就有多少条真理。施赖德尔在市杜马中宣扬的是一套，采列捷利和奇赫伊泽在塔夫里达宫里讲的又是一套。而戈茨、利伯、达恩以及他们的同伙关心的只是自己的需要。对我来说，只存在俄国的利益。这个利益要求立即战胜敌人，以便弥补国家受到的损失，使人民的精神振奋起来。”

加里宁注视着亚罗波利采夫那张由于激动而明显地变得没有血色的脸，额上的两道浓眉显得更为突出。

“您知道，”加里宁低声说，“我多少同意您的某些看法。是的，请您别感到奇怪。现在和平的口号的确成了时髦，蛊惑家和妥协分子在利用它来搞投机。他们为了私利而讨价还价，把国家的利益换成零钱来花。可我们布尔什维克是不讲条件的。从第一天起，我们就诅咒这场反人民的帝国主义战争。还在一九一四年，当所有政党都被假爱国主义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我们就反对这场战争。当

时对我们进行了口诛笔伐，迫害我们，把我们送进监狱。可是真理还是在我们一边。现在我们的口号得到了群众的承认。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倒应该改变观点，抛掉经过重重困难才得到的东西呢？！”

“布尔什维克的彻底性是无法否认的。”

“谢谢您的夸奖，”加里宁微微一笑了一下。“顺便说一句，我和您坐在安乐椅里议论战争很容易，可是在泥泞的战壕里被倾盆大雨淋湿了的士兵们会怎样想呢？那里只有饥饿、寒冷和跳蚤。死亡每分钟都在威胁着他们。很想知道，战壕里的士兵们会同意您的意见吗？”

“的确，有发言权的首先是那些受战争折磨的人，而不是袖手旁观的人。但是我不能接受您的责备。我没有从前线逃走，也没有躲在后方，虽然并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机会。只是在第二次受伤后我才来到彼得格勒，呆的时间也不长，我已得到批准，明天就要到作战部队去。团里没有新团长，群龙无首，因此我来找您。浴室要倒塌，军营里没法取暖。如有可能，请您在百忙中也能关心一下这件事。”

“您认为在这个时候离开首都妥当吗？”

“前线决定着祖国的未来，我们的岗位在那里。俄国需要胜利。”

“俄国需要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即将到来！”加里宁说。“请您别为大伙担心，我们会修理好的。但我也有一个请求，区里要求参加赤卫队的人很多。”

“我知道。我们的委员们从下级军官中选派了一些人